

正
璽車
攀
極

三
璽
獨
乙
歸
時
心
止

璽
地
止
陟
周
車
甲

璽
風
步
弓
步
來
西

璽
步
廣
端
雄
甲
地

璽
心
必
廣
齒
必
必

璽
原
璽
三
必
必

璽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璽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璽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璽
止
璽
止

璽
悲
我
翻

璽
帥
必
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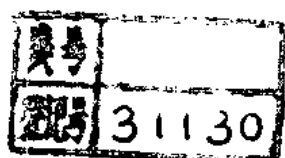
璽
累
世
里

璽
越
直
谷

璽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璽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三
秦
出
版
社



石鼓新聲

李鐵華 著

三秦出版社

石鼓新響

李鐵華 著

——秦出版社出版發行（西安湘子廟街12號）

陝西省新華書店經銷 西北大學印刷廠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27.5 印張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500

ISBN7-80546-776-5/K·220

定價：玖拾圓

序

高明

世傳秦石鼓文拓本，目前所見亦然是以明代嘉靖年間錫山安國所藏先鋒、中權、后勁三種拓本為最古。安國三拓均為翦裝，雖同為北宋時拓，彼此亦分先后，先鋒本最早，翦奪字數較多，中權、后勁雖晚，各保存許多殘字。三本各有優劣，可互相補充。從保存字數考查，先鋒本不計重文共存四百八十字，郭沫若從中權、后勁二本中補輯二十一字，總共保存字數，不計重文為五百零一字。這三種石鼓文拓本，可算是保存字數最多，字迹也最清楚，當為研究秦石鼓文之最珍貴的資料。

眾所周知，秦石鼓文自宋徽宗大觀年間從陝西鳳翔遷到今之河南開封之前，已經經過近千年的風化，字迹早已不全，殘缺近二百字，雖然如此，歷代學者仍視為瑰寶，給予極大重視。像歐陽修、趙明誠、薛尚功等兩宋時代的金石學家，無不從石鼓文的年代、作者、以及文字、詞義等方面書寫題跋或考釋文字。宋代的大文學家蘇東坡則從文學角度研究石鼓文，他對那些已被風化的殘詞，依據上下詞義，推測已被侵蝕掉的壞字，并一一添補，以求通讀十首鼓詩。這兩種研

究方法，後來均有繼承。前者如清孫詒讓、方濬益及近人馬衡、郭沫若、唐蘭等，皆從考古學方面進行研究，成績頗為顯著。后者如明代楊慎，根據蘇東坡之補字本撰寫石鼓文音釋。去年春季，漢中尹博靈先生送我一份依他家藏臨本摹刻的石鼓文全套拓片，每鼓字迹清晰完整，十鼓共有六百八十餘字。據我考查，此乃清人根據楊慎本予以增改翻刻，與東坡本同為一個系統。后一種研究成績不大，很少有人注意，甚至被人斥之為作偽。

李鐵華先生所撰石鼓新響一書，是將歷史上使用的這兩種方法糅合一起予以研究，這一選擇，無疑是一次非常大膽的嘗試，我慶幸他的成功。作者首先根據安國三拓和其它有關資料將世傳石鼓文拓本中之各個字體均一一進行訂正，而后從東坡本中取其能使鼓文通讀并於詩文相合的字，補入文已全泐的字位。最后，根據十首石鼓詩文內涵，譯成白話史詩。書中還對石鼓文的年代、地望、書藝、正名等皆分立專目進行討論。這些專論皆為作者多年研究的心得，闡述了許多新的見解。諸如石鼓文年代，過去看法很多，衆說紛紛，作者重新考證，指出「石鼓文是記述秦文公一生中重要情事的敘事史詩」，所載乃文公四年至四十八年之間的重要史實。自宋至今一千多年來，從石鼓銘文本身找出依據實屬首見。因此，可以說是對石鼓文研究的重大突破。關於石鼓文最初陳放地點，作者在地望中作了詳細的分析與考證，證明原為「陳倉北阪」。正名是建議將石鼓文的名稱稍作調整，另一個主要內容是明人楊慎因刊東坡本遭后人誤解和譴責。斥其書為偽作。作者對此一公案作了詳細的分析和說明，不僅為楊慎鳴冤正名，并對其著作亦予以公允的評述。尤其是書中所附歷史上有關石鼓文研究的論著目，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作者將古今中外學者三百多種論著，輯為一目，為后人研究，提供很大的方便。從文學方面衡量，作者不僅成功，而且貢獻非凡。自古以來破讀石鼓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將其譯成若此通俗易懂膾炙人口的白話

史詩，其中困難可想而知。這充分表明作者對文字、訓詁具有殷實的功力，對詩賦文學曾有博深的修養。

考古屬於歷史學的範圍，重在對原始資料的發掘、復原和考證，講究實事求是，有幾分資料說幾分話，不知則闕，不得夾雜后人的增補。這也是研究文學與研究考古學的分界點。作者對此非常理解，故書中闡明：「這些根據東坡本補入的字，雖不能完全證實其可靠性，然有一點應予肯定的，就是它可以幫助我們把鼓詩讀通，從而得知十鼓十詩之內涵。」這也說明，補入的資料，從文學文面研究，是大有裨益的；從考古學方面要求，則還不夠，這些增加的字只能提供參考，尚待更為有力的依據。故作者在每鼓詩文的復原中，將原文與補字用方框區別開來，將補字用方框框起，使人識別原文與補字，則一目了然。

李鐵華先生是著名的劇作家、書法家，棉筆書法的創始者，還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篆刻家。對於文字訓詁、古代文學頗有研究，功力甚深。近些年來潛心研究石鼓文，正如他在序中所言，為研究石鼓文「走火入魔」，幾乎是日以繼夜，廢寢忘食。為了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專攻這項研究，取得工作單位領導的同意，停薪留職，奮戰三年之久。在此期間閱讀和參考大量文獻和有關資料，終於寫成這部巨著。作者這種堅韌不拔的毅力和鏗而不舍的精神，很值得贊揚；尤其是他對發揚祖國古代文化之真摯熱情，使我深受感動。李鐵華先生的書稿寫成后，來徵求我的意見，故略陳所見，以為之序。

一九九二年二月序於北京大學

序

李學勤

李鐵華先生長期致力於石鼓文研究，著成石鼓新響一書，多蒙不棄，不僅使我先后獲讀此作的草稿和定本，而且力囑撰一小序，給我以附驥的機會，我雖在多年前便接觸過石鼓，也看過各家有關著述，但從未以一段較長時間鑽研探討，因而先介紹鐵華先生往見專於此道的北京大學高明教授，繼則細溫石鼓文，反覆考慮，始能對石鼓新響的價值意義有所知解。在此略抒一二感想，不揣是否有當。

石鼓新響的副標題，特別標明石鼓文是「千古之謎」。石鼓原置於今陝西鳳翔，用文物考古界習用的話說，是一種地上文物，不是地下文物。自其刻成安放以來，未經埋藏，不知有多少人曾加觀看摩挲。石鼓聲名的彰顯，是在唐代，迭有大詩人付諸吟詠，傳誦一世。北宋時遷移入都，即今河南開封，隨后研究著錄不絕。一直到今日，海內外仍有不少論著陸續涌現，其間外國作品，如馬幾道（Gilbert L. Matos）氏專著秦石鼓，也富有新見。回顧過去，十件石鼓不知道耗費了多少人的心血，然而石鼓文的整理研究仍然遺留着一系列疑難，異說紛紜，莫衷一是，需要做許多工

作。稱之為「千古之謎」，確無故意誇張之處。

石鼓文的整理研究，大要言之，不外這樣五個方面，即：補綴殘字，寫定釋文，排比次第，考定年代，論述內容，而尋求最佳拓本又是五者的基礎。石鼓新響于此五方面都有其貢獻。

衆所共知，石鼓歷世既久，多已剝蝕殘泐，從而研究的前提端在利用舊拓。如今我們能目擊的最古本，首推十鼓齋原藏先鋒、中權、后勁三種經過剪裱的北宋拓本。中權本早有藝苑真賞社印行，先鋒本附見郭沫若先生石鼓文研究，現在石鼓新響再刊出了后勁本，使我們讀者易於兼見三本全貌，大為便利了石鼓文的探討工作。

由舊拓出發，補綴殘字，有兩個途徑，其一是依照文字的結構，其二是遵循文例的法則。這兩條途徑具有所得，亦都有局限。依照文字結構，即根據文字學知識，把只存殘畫的字恢復起來。這種方法，由于近年發現的秦文字積累漸豐，有了更廣闊的用武之地，不過如遇殘筆過少，或者惟餘常見偏旁，用此法補足也就難於準確，甚至無策可施。遵循文例法則，簡言之即看上下文來推求，有時因文理顯豁，所補相當確切；有時卻內證不足，亦近猜想，未必足信。比較理想的辦法是將兩者結合起來，文字結構與上下文例并顧，假如再有旁證，每每可達較好的成果。在石鼓新響書中，讀者就不難找出成功的例子。

文字經過補綴，要寫定釋文，依然絕非易事。秦文字乃后世小篆所宗，通用楷書的嫡祖，固然要比同時其他列國文字易于辨識，然而石鼓文的時代畢竟古遠，包含着不少特异的寫法，造成釋讀的難關。即使是近十幾年間發現的戰國中晚期秦文字，以及秦代文字，也還有個別文字殊難釋出。李鐵華先生考釋石鼓文多有創見，有些關係到韻讀，有些影響於文義，頗為重要，讀者自能判別。

排比次第，是指石鼓所刻十詩的前后順序。這組詩本與詩經篇什體例相若，十篇構成一什，惟因鼓身移動散亂，次第久已不明，研究各家言人人殊。石鼓新響在自己的考釋基礎上，提出石鼓次第的新見解，且同對其內容的認識密切相關。

解答石鼓文疑難的核心問題，是年代的考定。前人種種推斷，上起周宣，下至北周，實令人目迷五色，無所適從。近代學者折衷衆說，範圍漸歸縮小，多數認定系東周時秦人所作，已成定論，但或以為早到平王東遷，或以為晚及戰國中葉，差距尚嫌過大。石鼓新響力求以秦國史事為詩篇背景，發揮震鈞等人之說，依據史記·秦本紀來比較分析，當然與鑿空之說不同。

細讀石鼓文，正如一些論著所雲，吾水有「天子」與「公」，而師有「天子」、「嗣王」。玩味詩篇內容，如吾水：「吾水既清，吾道既平，吾□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所表達的周秦關系，恐怕只有秦國初建時期始克相副。周平王東遷，秦襄公以兵護送，遂受封為諸侯。其子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營邑于汧渭之會，隨后伐戎，收周餘民，將岐以東獻給周朝。詩中「天子永寧」的祝願，恰合那時的情勢。後來的秦國文字也有述及周天子的，例如一九四八年陝西鄠縣發現的大良造庶長游瓦書，是秦惠文君四年時物，文中稱呼天子的口氣便大不一樣了。

也有不少學者提到，石鼓文的文字風格看來較晚。例如唐蘭先生就認為，石鼓文某些文字的寫法遲於北宋時得自陝西的秦公罇，一九一九年出於甘肅天水的秦公簋，但此說確否尚待核證。這兩件器物作於春秋中葉，確屬何公也說無定論，而近年有幾項秦國文字的發現，卻足以成為定點。一九七八年陝西寶雞出土的秦公罇、鐘，是秦武公器；前些年發掘的鳳翔南指揮大墓出土的石磬，是秦景公器。后者還沒有發表，一旦公布，我們將有可能對石鼓文的時代早晚作出檢驗。必須說明，不管結果如何，這不影響石鼓上面的詩篇作於東周初年的推論，因為作詩與刻石的年代未必

是一致的，近來已有學者悟到了這一點。

凡關心石鼓文整理的讀者，都會由石鼓新響一書受到裨益。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李鐵華先生此書充分發揮了他作為書法家的優長，創用短鋒扁筆臨寫石鼓文，雄渾道勁，古意盎然，僅此一端已足傳世。至於他金石為開的毅力和精神，更是貫注全書，隨處可見，也是我樂於在此向大家推薦的緣由。

一九九二年七月於北京紫竹院

序

應 均

李鐵華先生的學術著作——石鼓新響，我是在身患癌症在家養病的情況下拜讀的。「千年不聞響」的石鼓，李先生以筆當槌把它擂響了，這令人振奮的新音，使我自始至終處於高度的激動之中。我一連讀了幾遍之後，思索着一個問題，自唐代發現石鼓以來，由于石鼓文是小篆之祖——我國文字統一的母體，是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文化遺產，故歷來為世人所重，千百年來考辨者代不乏人，據書目記載多達二百餘人。然而，對此「第一文物」的制作年代以及文字所記述的究屬哪個時期的史實，則百家爭鳴，終無定論。為什麼由沒有大學文憑，又不搞考古這一行的李鐵華先生來破釋呢？答案是清楚的，因為他在艱苦和坎坷中煉就了一般人沒有的驚人的毅力和「逆風鼓棹，披沙獲金」的進取精神，以及他為了探求真知而不惜代價的擊着的追求。人們不會忘記吧，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門廣場那位身著中式棉襖，振臂演說，抨擊「四害」的青年人，他就是不圖名、不圖利，潛心于學術研究，學有所成的本書的作者。

李先生的研究成果，不僅以詳實的史料為依據，更重要的是在銘刻本身找到了無可非議的證

據。他清楚地交代了十鼓十詩的內涵，每一首詩的成詩時間和時代背景。從而，確定了石鼓制作的年代——秦文公五十年，即公元前七一六年，終千揭開了石鼓文的千古之謎——十鼓十詩是以四言詩的形式記述了秦文公一生的重要史實。毫無疑問，這是對歷代石鼓文研究的重大突破，也是這本著述在文學、考古、書法等領域中的突出貢獻。

石鼓新響另一重大突破，是作者對宋原拓本殘文的考釋取得成果之后，通過對明代楊慎本、陶滋本的研究，揭示了東坡本的存在，其見解是獨到的，治學是嚴謹的，考據是確鑿的，陳述是實事求是的。因此，其立論也是令人信服的。這不僅為明代學者楊慎正了名，同時也恢復了這幾種石鼓文版本的重要的文獻價值。

李先生把二千七百多年前的古老史詩譯成了現代詩。這件事本身就要有過人的膽識。由于石鼓有不少殘泐缺文，比如乍原石、天虹石的缺文還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因此，譯起來的困難是可以想象的。秦文公的石鼓詩「古致翩翩」，但是能讀通的怕是鳳毛麟角，不然，用不着等李先生破釋就早有人把這件工作做好了。李先生的譯詩是尊重原作的。這從其注釋中可以看出，作者對石鼓文每一個字的深刻理解和古文字學深厚的功力。譯詩讀起來琅琅上口，情趣盎然，又極富古代的生活氣息，得以讓更多的讀者了解我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無比深厚之底蘊。因此，我認為這一冒點風險的嘗試是成功的，值得稱道的。

李先生出身在浙東四明山麓的越劇之鄉，那里有青山綠水。上山打獵，下河捕魚，青少年時期的生活經歷對他理解石鼓詩中漁獵方面的描述是有好處的。一些著名的古文字學大家確有對石鼓詩的曲解，缺乏實際生活經驗恐怕是原因之一。李先生高中畢業后，由于某種原因失去了繼續深造的機會。為了改變自己的困難處境，他開始自學治印和繪畫，掙得微薄的收入不僅是為了糊

口，還要用來購買書籍，鑽研戲劇文學，聰慧加上勤奮，他成功了。作了一名合格的戲曲編劇。他的作品不僅有舞臺上演出的，有在刊物上發表的，也有在熒屏上播映的，愛好的廣泛，知識的積累，應是他能夠考辦出宋拓本諸多殘文和理解十分深奧的石鼓文的重要原因。我與鐵華先生相識是在他青年時期，也曾一起切磋過古典文學，談不上對他有什么幫助。接觸多了，他給我的印象是深刻的：豁達，自信，非常樂觀，真誠，坦率，愛憎分明。沒有想到的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不僅是一位獨樹一幟的棉筆書法家，如今又成了一名古文字學專門家。他是應該獲得成功的。這是因為他身上有一種難能可貴的精神，表現在他不干則已，干必干好的秉性；不達目的，不肯罷休的韌勁。八八年六月，他決定停薪留職以使用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研究石鼓文的時候，我是很不贊同的。後來，我再次到他家里作客時便發現，他是用全身心在拼搏着：沒有星期天，也從不午睡，每天伏案看書寫作平均在十二小時以上；晚上不過二點從不休息，甚至中午飯也要弟妹打電話來提醒他……我被這種「走火入魔」的「傻氣」深深地感動了，臨別時只說了一句話：「祝你成功。」是的，他成功了。但我明白，得來是多麼的不容易。當我合上石鼓新響的手稿時，心中也有一股力量在升騰，我想，在跟病魔作鬥爭的努力之中，我也是可以獲得成功的。

一九九二年元月作於上海新華路寓所

前言

余出生在浙江紹興越劇之鄉嵊縣，其四境青山環拱，峰壑競秀，有剡溪橫貫西東，風光綺麗，為歷代文人墨客探幽攬勝之地。王羲之之結廬金庭，乘鶴仙逝，米南宮面壁題字，千古流芳；李白、杜甫、陸游等相繼慕名入剡，留下了不朽詩篇。大概是自幼耳濡目染，余雖家境貧寒，半生坎坷，倒之與戲劇文學和書法藝術結下了不解之緣。

余上小學時便喜歡描紅寫字，高中畢業後因不堪務農之苦辛，始自學隸書描篆，在家門口擺攤刻印以謀生計。有點餘錢便購買書籍，夜間在煤油燈下攻讀戲劇文學，後從事戲曲

編劇凡二十年，閉時終不忘臨池練字，步入中年，又愛上了小篆之祖石鼓文。臨摹之餘，常參閱各種版本和前人考釋之書，遂發現各有不同，所說異出。有的錯誤之少竟到了驚人的地步。如中國書店出版的近代碑帖大觀中，吳昌碩之石鼓文臨書和釋文，錯誤八十餘處；中華書局據于省吾、九三五年影印的朱刻本出版的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其石鼓文部分臨錯釋誤多達一百餘處，郭沫若之石鼓文研究之釋文常被書家用來注釋臨書，而其錯誤之處更是不勝枚舉；日本二玄社于昭和六十六（一九八五）年出版了原為明代安收藏，後被日本三井高野購去的宋拓石鼓文後勁本，印刷之精讓人耳目一新，然其釋文之錯誤，含重文竟為二百四十一字。是故，余據日本昭和十六（一九三三）年

駁駁堂影印安國原藏石鼓文中權本、二玄社出版的後勁本及郭沫若石鼓文研究中的先鋒本，將殘文逐一進行考辨，得前人未識和書誤的字三十一。不久，遊書居獲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出版的周鼎藏楊墨林、何道州重刻宋拓石鼓文影印本，其跋云：「庚申春游介休綿山，遇羅孝廉公，公藏古絳陶時雨先達刻石鼓文正誤一本，此本乃陶公摹之蘇東坡本，字有六百一十一字，重文四十有六，實為世所罕見之奇珍。假觀兩月，對臨數遍，尚不忍釋。幸陽沐覽碧落碑之宿，不能去，亦同此心耳。茲將全文補入此本，以供參考云耳。」一經校勘後發現，今新考辨之字，有的東坡本中已然存在。如田車石之或字，鑿車石之皮字和如字，逝水石之旁字，奕字等。後又發現周鼎所說的東坡本

即明陶滋正德庚辰（一五二〇）年刊本，且與被朱彝尊、郭沫若、唐蘭斥之為「偽本」的明楊慎刊刻的東坡本基本相同。根據唐蘭在鼓年代考提供的線索，余到故宮博物院查看了元周伯溫至正二十二年手書的石鼓文真迹，需雨石首句果為「遊來自東」，除唐氏所說的四字之外，鑿車石尚有「以鑿沃若」等多處與楊慎陶滋的東坡本完全一樣。如此說來，這個東坡本不僅不是孤本，也不是唐蘭所說的「可能是有來源的」，而是很有來頭的。平心而論，倘有一二字相同，或為巧合，而今有二十餘字相同，當非偶合矣。是故，余以為楊慎並無作假，蓋因東坡本中存有不少考辨錯了的字，楊氏未能識別，一併收錄，混淆不清，致使後人疑其作偽。其實東坡本中很多字拓本所沒有的字，是很有研究、參考價值